

## 舅公的金钱观

◎李艾轩

舅公的钱包在我看来,大概更像是一个装饰品。因为无论是庆生、聚会,还是只是和朋友们一起吃饭,他总是慷慨解囊,花费数百甚至数千元。毕竟这是他自己的钱,而且作为长辈,他的这种行为也从未引起他人的非议。

节假日,舅公多半是要做东的。亲戚朋友聚得齐也罢,缺几个也罢,他总要订上个四五桌,宁可宽宽松松地坐,也不愿人挤人。假若不是别人都劝他“挤一挤热闹”,他往往还想要再加上一桌。有人陪着他喝,他能一桌一桌地喝过去。

若是舅公的朋友们找他借钱,只要舅公可以拿得出来,他是一定不会找借口推脱的,也不要对方做什么保证。若对方坚持留个借条,那自然是很好的,但舅公不要求,甚至不在乎对方什么时候还钱。因为舅公的仗义,有的“朋友”是一直还不上钱的,甚至已经闭口不谈,仿佛没有找他借过一般。舅公倒也不恼,只是安静听完亲戚们对他这种行事风格的反对,表面上点点头,说着“人老了哦,确实要长个心眼呀!下次注意了。”下一次,依然把钱第一时间借给需要的人。

舅公家就在我的大学附近,我打车去舅公家玩,与其说玩,不如说是去陪陪长辈们聊天。舅公是极开心的,一边说着“打车过来可不便宜”,一边打开他的钱包,掏出几百块钱递给我:“让你来玩可不能让你花钱啊!”我可不敢收,舅公却坚持要我拿着,最后只好无奈谢过了收着。舅公又开始思量着带我去吃什么才好,即使我说“什么都可以啦,没有什么不喜欢吃的”,舅公还是会请我吃诸如“豪华版”年轻人套餐,反正肉多的那份一定推给我吃,甚至连舅公自己套餐里面的肉也要分我尝尝,一边说着“预制菜怕是吃多了不好”,一边不忘温和地提醒我“要吃饱哦”。

舅公对亲人什么时候都“大手大脚”,但这绝不是说我的舅公多么有钱,亦或是挥金如土,他对自己是极其节俭的。舅公用的手机还是多年前的那一款,屏幕修了一次又一次,一直不舍得换新的。雨天、大热天,宁可走几个小时去某地,也不会花钱打车去,他说:“走走好啊,不仅没有花钱,还锻炼了身体!”

他对晚辈们尤其大方,去某处旅游回来就会带回各种各样的礼物送给我们;过年发的压岁钱是所有长辈中数额最大的,没有成年的、刚成年的、已经工作的,只要是舅公的晚辈,都有一份红包。那红包壳子虽普通,但每一份都独一无二。因为舅公会亲自在红包的背面写上对应的晚辈的名字,以及祝福的话,最后再附上舅公和舅婆的名字,字里行间流露的爱,都是相同的。

所以,我若是不赞同舅公的金钱观,说明我没有他那视钱财为身外之物的洒脱;我若是赞同吧,又有人暗劝舅公不要花那些不必要的钱,应当将钱用在有用的地方!我还是不做评价了罢,无论舅公的金钱观如何,他的本性里都有着作为长者的慷慨之爱,以及自己的朴素节俭之风。



笑  
◎子穆

## 何必自找不痛快

◎阿紫

朋友老张说他抑郁了,常常凌晨两三点还睡不着。羊数来数去,不知道数到了几百只,好不容易睡着了,到了清晨五六点就自然醒了,算下来一晚上睡不到3个小时。去过好几家医院,换了好几种药,催眠效果都不佳。

在旁人看来,老张完全没资格抑郁。他和妻子的退休金都可称丰厚,在现实生活中妥妥高薪族;儿子在一所名牌大学读研,一家的状况近乎完美。

老张对我说,让他产生不良情绪的是他的邻居们。以前互相没有接触倒还好,疫情之后,社区网格群、业主群热度迅速上升,邻居之间了解程度大为增加。于是,老张知道邻居们大多开着好几十万的好车、差不多每家都有几套房……

“我只有这一套房;车子15万买的,开了8年了;儿子的工作、婚姻都还没有一点着落……”老张向我叹息。

我明白了老张的病因,他的房

子买得太好了,进入了一个不适合他的生活圈。如果自身定力强,不去注意别人过得怎样,倒也无所谓。然而他有强迫症,忍不住与人攀比。其实他卖掉这套房,去一个中档小区买房居住比较好。这样不仅能治愈抑郁,还能多出一笔差价,还可以出去旅旅游、散散心,巩固治愈效果。

然而,现在房子并不是想卖就能卖出去,而且老张也并不愿意,他说“人往高处走”,搬家哪能越搬越差?这让亲戚朋友知道了,会怎么议论自己家?

与老张相似又有些不同,我岳父退休多年,退休金6000多元。他的同事们都在城区内的中档小区,唯独他去远郊买了二手房,远得离邻县仅有10分钟车程,开车到本市市区要一个小时。不仅地段偏远,而且房龄已有好几十年。

岳父平日里省吃俭用,绝大部分收入用于社交,随份子舍得下本,逢年过节走动,出手阔绰。岳父最

愿意混的那个社交圈是他踮着脚尖甚至踩着高跷才能勉强够着的。他咬紧牙关送出的厚礼,在人家看来却稀松平常。所以一年年交往下来,钱是花了,但没有形成什么人脉。具体要办什么事,求人家帮忙,大多都没有办成。

多年前有本鸡汤书十分畅销,名叫《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》。老张业余写点东西,估计看过。我岳父不爱读书,但肯定也受到过类似观点的影响。他们分别用半辈子和几乎一生进行了实践,结果一个抑郁了、一个常常热脸贴了冷屁股。

所幸我没有喝下那碗毒鸡汤,我住在一个与我收入匹配度很高的小区。网上谈笑的是一般的“儒”,生活中往来的全是白丁。我尽管没有出人头地,但睡眠质量良好,更是从来没有为积攒社交经费而勒紧裤腰带……

许多不痛快其实是自找的,到了人生的秋天,也应该明白了,只要换一种活法,就能痛快起来。

## 怀念吴广才老师

◎任建娥

我再次翻阅吴广才老师编著的《石渚诗存》,泪眼模糊。

每次我去请教吴老师时,他总是很开心,说把我当作“忘年交”石渚老乡小朋友一起交流交流,还说学书法的人能写点诗词多好啊!他总是笑眯眯地鼓励我。吴老师比我外公小两岁,和我爷爷同龄。外公和爷爷都去世了,见到他让我感受到外公、爷爷般的疼爱和信任。

除了见面交谈外,吴老师还通过邮件,发他写的诗词让我欣赏,又发书法作品和评论文章给我学习。他幽默风雅、内心充盈,精神生活极其富有。他经常表示对自己的生活很知足,幸福感都流露在他的诗词里。

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的3月22日。吴老师原是南通青山诗会副会长,他特意从扬州回来,约请了诗会的老领导、诗友,大家在惠民饭

店相聚。老友相见,其乐融融!分享石渚米酒的同时,他介绍我加入了青山诗会,同时提出成立“石渚诗社”的建议,并和大家讨论了相关事宜。我品尝了几口米酒,伴着乡情有了丝醉意,就忘了提议大家一起合影留念。总想着以后还有机会相聚,在石渚再找个风景更好的地方拍照。如今,这个缺憾是无法弥补了。

吴老师身上有着传统文人的气息,92岁依然笔耕不辍。2024年9月28日,《南通诗词》集萃2024年第19期微刊上还发表了他的一首诗,题目是“喜我南通处处通—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”,诗内容如下“谁说南通南不通,而今出入快如风。声声汽笛横波奏,座座天桥夹岸隆。货物丰盈输海上,人民广大旅空中。全区万众齐心

力,改革争先开放功!”从中能感受到他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。

听吴老师家人说,他是11月5日凌晨3:30去世的,走得安详,没有痛苦。关于“生死”,他和我聊过,看得很淡很淡。

吴老师曾吩咐家人,身后事一定要从简,一切封建迷信活动都不允许搞。遵他嘱咐,家人就没有对外告知。显然他不想给别人添麻烦,更不在乎这些形式。吴老师一生为人厚道,处处为他人着想。凡是认识或熟知吴老师的人,和我提起他时,无不称赞他“德高望重,忠厚善良”。

吴老师教学四十多年,桃李满天下,他也是渔湾水乡文艺界的“宝贝”,可惜天不假年、来去匆匆。他的突然离世,让我和诗友们都觉得很意外,也很痛心。